

华夏诗魂

——爱国诗歌与传统文化

潘国琪 林邦钧 许文郁 许苗苗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207.22/213

2007

华夏诗魂

——
爱国诗歌与传统文化

潘国琪 林邦钧 许文郁 许苗苗 著

HUAXIA SHIHU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诗魂：爱国诗歌与传统文化/潘国琪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303-08405-0

I. 华… II. 潘… III. ①爱国主义—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I 207.22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8222 号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 版 人：赖德胜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 mm × 230 mm
印 张：19.75
字 数：265 千字
印 数：1~2 000 册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60 元

责任编辑：马朝阳 陶 虹 美术编辑：孙 琳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出版部
电话：010—58800825。读者朋友有任何见教，也请不吝垂询。

前言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作为历史遗产，这不仅是华夏炎黄子孙赖以进步、发展的前提，也是培养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最深厚的土壤。爱国主义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蕴涵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的爱国诗歌是华夏诗歌之魂，集中而生动地展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结。它在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激励爱国主义行为，光大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能起到一般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巨大而重要的作用。

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是传统文化中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忧患意识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民族深层心理积淀，其核心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以天下为忧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的精华，它滋润了古往今来无数的爱国诗人，使心系社稷、忧国忧民成为古今爱国诗篇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从古代屈原的《离骚》、杜甫的《咏怀五百字》、陆游的《病起抒怀》，到近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林则徐的《次韵答陈子茂德培》、丘逢甲的《春愁》、谭嗣同的《有感一章》、秋瑾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到现代蒋光慈的《哀中国》、闻一多的《死水》、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当代何香凝的《遥望台湾》、于右任的《望大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等等。这类笼罩着浓重忧患情调的诗篇，或忧国运不济，民生多艰；或忧边患频仍，社会动荡；或忧外族入侵，国家民族前途可危；或忧祖国版图分裂，骨肉同胞不能团圆……这类诗歌的感情不论是沉郁，还是激越，都充分体现出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一种以天

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读来催人泪下，感人肺腑。

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民族反抗精神，是传统文化中爱国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主张善待平等待我之民族。但当祖国遭到外族入侵，民族处于存亡的时刻，就义无反顾地慷慨赴敌，显示出不屈的坚定意志。历代反映这方面内容的诗歌，词激意烈，气贯长虹，具有震山撼岳的巨大力量。在这些诗歌中，我们仿佛看到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坚持抗倭的雄姿；郑成功“开辟荆榛逐荷夷”的伟岸身影；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抵御英军入侵的壮观场面。我们仿佛听到林昌彝“但使苍天生有眼，终教白鬼死无皮”的愤怒；洪秀全“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的誓言；秋瑾“忍看地图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的呐喊；中华儿女“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吼声！这些诗歌的庄严旋律，是中国人民反侵略顽强意志的涌动，它昭示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欺侮、不甘屈辱的伟大民族！

舍生取义，献身祖国的高尚情操，是传统文化中爱国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曾有无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民族之兴、国家之存，为了社会进步，为了追求理想而英勇奋斗，不惜流血牺牲，立下了一座又一座高耸云天的纪念碑。这些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和光照日月的精神，代有其人，诗不绝书。如，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为了实现他的美政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抗金英雄岳飞“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贞节报君仇”；文天祥被元军所俘，义不降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鸦片战争中，年已六旬的关天培率军死守虎门：“将军徒手犹搏战”，“巨炮一震成烟尘”；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被捕就义前留下了“英雄正气存，有如虹辉煌”的绝笔；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致远”舰在多处中弹，弹药已尽的情况下，管带邓世昌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宁为玉碎毋瓦全，誓与士卒共生死”；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不惜以血荐轩辕，唤醒国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辛亥革命时期一大批革命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泣血放歌：“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

命起雄兵”，“红点溅飞花满地，层层留与后人看”，“海枯石烂乾坤灭，无为瓦全宁玉折”，“此生虽死了，主义永流传”。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更有无数英杰献身祖国。他们“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日寇坚城下纠缠”，“用白刃同日寇肉搏，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他们“献身给国家，不怕刀枪砍和杀！献身给民族，情愿粉身碎骨”，“我身虽死，换得民族永存”；他们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从这些热血滚滚的诗章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懂得，“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是这种美德沾溉了历代无数爱国的中华儿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

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意志，是传统文化中爱国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各个时代的华夏儿女都以捍卫国家统一为己任，他们为此而艰辛奋斗，甚至献出生命。历代爱国诗人和千千万万捍卫国家统一的炎黄子孙心心相印，在他们的诗作中，或抒写维护国家统一的情怀，或讴歌为收复失土而战的英雄，无不浸透着殷殷赤子情。如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曹操抒写怀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像当年祖逖那样：“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金兵入侵，岳飞驰骋沙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临终前，陆游“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清乾隆中叶，彻底平定准噶尔分裂势力，满族大臣阿桂无比兴奋：“仰喜皇心慰，边陲已息兵”。甲午中日战争，清军惨败，台湾、澎湖被割让，海峡两岸诗人悲愤咏怀。张秉铨的《哀台湾》，抒发了多少人“绝好金瓯竟不完”的感叹；林朝崧的《送家叔回台》，表达了多少人“未滿百年终望返”的信念；丘逢甲的《羊城中秋》，道出了多少人“重完破碎山河影”的心愿。今天，台湾海峡两岸同胞仍骨肉分离，不能团圆，大家都急切期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诗人们则以人们最熟悉、最亲切、最能表达感情的诗歌吐露衷肠，吟哦团圆之梦。不论是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咏唱，还是余光中“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的渴望；不论是彭邦桢“看月亮，思故乡”的怀恋，还是

杨然“声音飞不过去，就在海上碰杯”的遐想；不论是王力“壮岁离家老未回，卅年悬榻待君来”的期盼，还是金绍先“中原父老思亲切，哪忍金瓯缺”的吟哦，无不传达着两岸骨肉同胞渴盼祖国统一的心音。

世世代代炎黄子孙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无比执著，表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相同，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国家至上的特征。

爱国诗歌的内涵是很丰富的，远不止于以上所谈的几个方面，但无疑是几个最基本的方面。本书在撰述中着重突出了这几个最基本方面的内容，意在增强我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自豪感，意在推动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

本书所论爱国诗歌，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历史时代，其情形自然是很复杂的。我们仅就古代爱国诗歌中的两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是如何看待古代爱国诗歌中的忠君爱国思想。众所周知，爱国主义是历史的范畴。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本书中提到的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都是封建时代的爱国文人，他们所爱的国家从政权性质上讲是封建统治的国家。他们的爱国不可避免地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君主是最高统治者，是权力的象征，国家民族的代表，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更是如此。封建社会的文臣武将、文人士子只有得君，才能行道，才能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献身民族的理想和志向、实现自我的价值。所以他们无一例外的把君主作为国家社稷的化身（当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要推翻封建统治，不在此例），忠君和爱国在他们是合而为一的。屈原的楚辞对楚王颇多指责，而其实质却是怨其昏庸，怒其不争。杜甫有所谓“每饭不忘君”之称，自云：“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对于忠君忧国与悯时恤民的矛盾，他用“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来加以统一。基于悯时爱民，他揭露苛政，谴责黠武、诛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出于忠君爱国，他

勉励百姓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其他爱国诗人也不例外，如陆游的“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戚继光的“男儿铁士志，总是报君心”都说明了忠君和爱国在他们是一致的。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王权是进步的因素”。所谓的特定历史条件是指当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处于危急之时，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际。如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给社稷民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当时李唐王朝的玄宗、肃宗、代宗无疑则是社稷的象征，是剿灭叛乱、维护统一的旗帜。忠君即是爱国，勤王便要平叛，这些都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行为。同样道理，尽管南宋王朝、南明政权腐朽不堪，而文天祥、陆秀夫、张煌言、夏完淳、瞿式耜、郑成功等人抗元卫宋、抗清复明的忠君行动也应该看做是爱国的，不能因为元灭宋、清亡明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把他们的爱国义举和献身精神看成是无谓的负隅顽抗、逆历史潮流而动。对于封建时代爱国诗人的这种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予以分析批判，但不能苛求，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爱国思想。

二是如何看待各民族古代诗歌的爱国思想。大家都很清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既有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的互相杀伐掳掠，更有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交流融合。各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都为推动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所创作的爱国诗歌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历史事实。那种因为今天中华民族的56个兄弟民族已经组成祖国大家庭，而否认历史上的抗元、反清斗争是爱国的，否认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是民族英雄，进而否认反映这些斗争和英雄人物的诗歌是爱国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对于古代爱国诗歌中所流露出来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情绪，是需要用正确的民族观加以分析批判的。同样，对于兄弟民族中涌现出的民族英雄，以及赞颂这些民族英雄的爱国诗歌，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当然，对于其爱国诗歌中流露出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是需要正确的民族观加以分析批判的。只有

这样，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有利于维护今天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也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华夏爱国诗歌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对我国几千年爱国诗歌进行梳理，并从爱国诗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角度列专题予以论述，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类似的著作，看来，我们所做的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既然是尝试性的，肯定就不会那么成熟和完备。因此，本书只能作为引玉之砖。

◀古代篇▶

- 古往今来 爱国诗心源远流长▷3
 干时济世 励精图治抱负远▷16
 心系社稷 忧国忧民情思切▷26
 反对分裂 维护统一信念坚▷40
 抵御侵扰 效命疆场志气豪（一）▷55
 抵御侵扰 效命疆场志气豪（二）▷67
 勇赴国难 宁死不屈气节高▷84
 感时溅泪 故宫黍离梦魂牵▷100
 赞颂山水 热爱乡土眷恋深▷116
 民族融合 华夏一统心浪滔▷137

◀近代篇▶

- 字字血泪 控诉“贪狼”滔天罪▷155
 凌云健笔 抒写卫国英雄志▷167
 忍痛悲歌 深情哀悼民族魂▷177
 羞蒙国耻 念念不忘思统一▷182
 不屈不挠 艰难探索救国路（一）▷191
 不屈不挠 艰难探索救国路（二）▷200

◀现代篇▶

- 凤凰涅槃 千年古国颂新声▷215
 死水扬波 幽燕豪客发悲吟▷222
 天涯羁旅 海外赤子思故园▷229
 子规泣血 声声含泪字字情▷236
 江河怒吼 同仇敌忾驱顽寇▷244
 纵情放歌 喜迎历史新曙光▷254

◀当代篇▶

礼赞解放 欢乐颂诗献祖国▷263

讴歌建设 神州吹响进军号▷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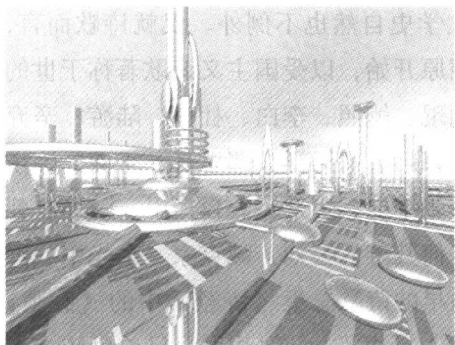
游子心音 句句吟哦团圆梦▷276

同胞情深 字字凝结爱国心▷285

岁月交响 爱我中华永世情▷293

后记▷304

古代篇



古往今来 爱国诗心源远流长

人们常把爱情作为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这固然不无道理；却常常忽略了文学艺术的另一个恒久的、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光照日月的爱国主义。

统观世界文学史，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到中古欧洲的英雄史诗，如法国的《罗兰之歌》；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等等，到18、19世纪西欧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德国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海涅的《时代的诗》，法国雨果的诗《凶年集》、小说《九三年》，英国诗人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俄国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的《伊凡·苏萨宁》、莱蒙托夫的《鲍罗金诺》，波兰密茨凯维奇的叙事诗《格拉席娜》以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爱国者之歌》、《祖国颂》……爱国主义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贯穿古今，而且涵盖世界各国。

世界文学史是这样，中国文学史自然也不例外。仅就诗歌而言，从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开始，以爱国主义诗歌著称于世的诗人，如曹操、曹植、蔡琰、刘琨、鲍照、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张孝祥、刘过、刘克庄、元好问、文天祥、郑思肖、于谦、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屈大均、张维屏、黄遵宪、丘逢甲、秋瑾、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贺敬之、何其芳、公刘、臧克家、余光中、舒婷等，可谓代有其人；从汉族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载驰》《无衣》《黍离》、屈原的《离骚》《九歌》，到并称为兄弟民族三大史诗的《江格尔》《玛纳斯》和《格萨尔》，可谓源远流长。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广泛，蕴涵之深刻在世界文学史上罕有其匹。

爱国主义最基本的特质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祖国人民的无比热爱。为了祖国的统一独立、繁荣富强，为了民生的安康幸福，古往今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为之献身！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中国心”，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也是我国古典诗歌的英华。

众所周知，在我国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学说中进步的思想理念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士子。他们多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为进退出处的原则，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儒家主张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所以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齐治平”的基础，从而形成封建政治伦理哲学的整个体系。所以《礼记》谓“知所以修身，则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其中“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前提；“修身”包括个人志向抱负的树立、德行学问的涵养，是手段；“治国、平天下”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我国古代的文人士子历来重视志向抱负的确立和气节操守的修养，这既包括自身的孕育涵养，又包括社会家庭的教育。“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

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离骚》）这是屈原父亲对他所寄予的厚望；“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是屈原为实现其美政理想而不懈地进行的自我完善和修养。这种修身的重要内容即是培养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确立为国家的昌盛、民生的安康而奋斗而献身的志向。惟其如此，屈原才会眷恋故土，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才会宁赴湘流，也不忍看到国破家亡。孟子一生坚持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理想，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儒家爱国思想的政治原则，具有“民本”思想的进步性。他还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像孔子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奔走游说，百折不挠。他倡导涵养“浩然之气”，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他之所以具有正气凛然、傲骨铮铮、倔强坚忍、机智过人的个性特征，得益于他的自身修养砥砺，同时也是与孟母三迁，重视对他的从小教育培养分不开的。又如岳飞之所以能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华民族英雄，他从小所受的“精忠报国”的教育熏陶至关重要。陆游一生致力于抗金恢复的事业，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教育儿子完成父辈未竟的统一大业：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示儿》诗抒发的是生前不能看到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遗恨，表达的是对时局国事关心眷念的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教育感染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又岂止是陆氏子孙！

正是这样的社会、家庭、自身三者相结合的内外、主客观环境条件，培养和造就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国效力，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为民谋福，不避事业的艰难风险这一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形成了丰富博大的古代爱国诗歌的内容，使中华儿女的“中国心”得以代代相传。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表现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的爱国感情的诗篇。《汉书·韦玄成传》云：“周室既衰，

四夷并侵，玁狁最强。……至宣而伐之。”周宣王元年夏六月，尹吉甫率师伐玁狁，至于太原。《诗经·小雅·六月》就是记述此事的：“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玁狁非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玁狁已入侵到泾水之北，逼近周都丰镐一带了，可见军情之危急。所以朱熹阐释道：“《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尹吉甫得胜而归，诗人作《诗经·小雅·六月》歌颂之。

《小雅·出车》是一首歌颂宣王之臣南仲率师征伐玁狁的诗，诗中充满英雄气概和战斗豪情。如诗之第三、四章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毛诗概论》诠释此诗道：“《小雅·出车》亦从征之诗，但不以从征为苦，而以卫国御侮美将帅耳。此诗为美周宣王时之南仲而作，显而易见。南仲城朔方，夷（平）玁狁，伐西戎，于役之区，不可谓不广。第五（应为四）章言稷方华时出征，雨雪载途时归来。末章又谓凯旋时已春日迟迟，于役之期，不可谓不久，而通篇无怨尤之辞。”《小雅·采薇》这样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诗中的主人公终年“不遑启居”，“载饥载渴”，舍其家室，在外服役卫戍，备尝辛劳。但他深明大义，知道这是玁狁侵袭之故，便和战友们一起同仇敌忾，重创来敌：“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这种“卫国御侮”而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成为后世边塞诗的爱国灵魂。

春秋时卫懿公好鹤失政，卫国被狄所灭。宋桓公帮助卫国迎立戴公。戴公的妹妹许穆夫人远嫁许国穆公，在祖国存亡危急之际，她心急如焚，不辞路途的遥远艰险，急驰归唁：“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在自许至卫的途中抵达漕邑，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载驰》诗（《诗·鄘风》）。她回归吊唁的行动遭到许国的阻挠，派大夫前来追阻：“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